

彩色

回

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61级同学编

1965

1964

1963

19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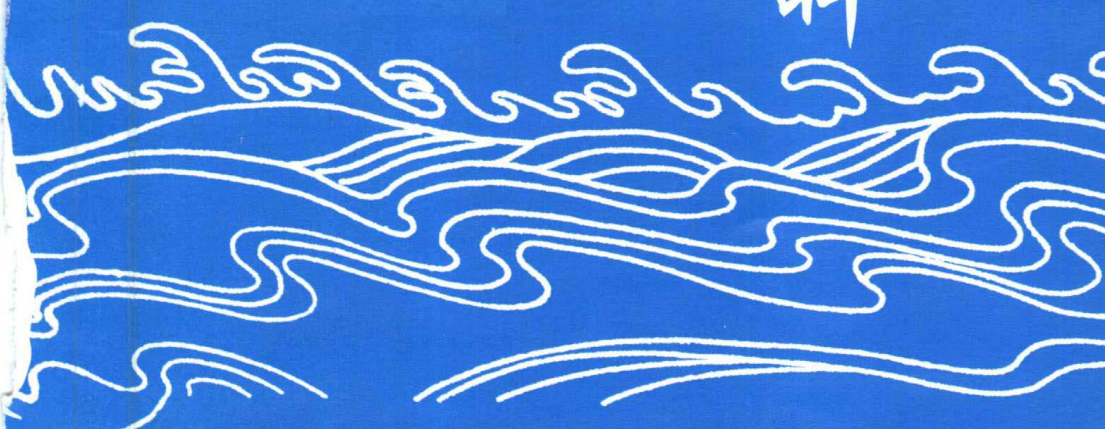
1961

远方出版社



蓝色岁月回眸

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61级同学编



远方出版社

彩色岁月回眸

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61 级同学 编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济南铁路普林达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125 字数:210 千字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80595-612-X/I·155 定价:25.00 元

彩色岁月回眸

山东师大中文系 61 级编

远方出版社

目 录

寒窗铸就手足谊·····	丁玉珍(1)
命 运·····	于培丽(4)
难忘最是大学时代·····	王克玉(6)
悠悠“姐弟”情 ·····	王德有(10)
人在旅途忆萍踪 ·····	王思伦(14)
难忘莘城万家灯火 ·····	王之栋(18)
读书的好日子 ·····	王万森(20)
历史使人聪明 ·····	王卫东(25)
从“老卡”忆起 ·····	王骏驹(31)
客居琐忆 ·····	牛占珩(37)
我的教师生涯 ·····	刘思礼(42)
嗣水,您听我说·····	刘希钦(50)
奎元,您在哪里·····	刘希钦(53)
吃瓜干与喝菜汤的记忆 ·····	任玉兰(56)
大海作证 ·····	牟华德(59)
一块羊毛毡 ·····	毕思亮(62)
情满崂山 ·····	毕庶秀(64)
往事忆趣 ·····	伏开淙(67)
一往情深 ·····	吕长源(72)
我当中学教师 ·····	曲世琰(77)
永远的记忆 ·····	李世远(80)

手足情深	李瑞禄(84)
书斋“十友”	李述善(86)
情思与文思	李奎元(89)
她在丛中笑	李锡云(93)
一张旧照片引起的回忆	李伯齐(97)
玉龙雪山,我仰慕你	李秀芝(101)
“不速之客”喜临门	张学访(105)
崑崙情	张瑞芹(108)
追忆兰华同学	张瑞芹(111)
相聚在千佛山下	张衍桐(113)
读书,洒满一片阳光	张在仪(117)
书 缘	陈文运(122)
留在我记忆中的延平同学	陈书翰(128)
自 鸣	迟元达(130)
情深难忘	邵宏森(135)
凋落的记忆	吴茂泉(137)
事微意浅浪花小 忆来却蛮提精神	吴秉忱(144)
石之梦	杨尊田(150)
我温馨的“家”	卓勤华(157)
回到那个有月亮的夜晚	金翠华(161)
往事拾遗	金翠华(171)
一张珍贵的照片	单淑卿(176)
花甲之年忆同窗	林保义(179)
一个小煤油炉的往事	武治成(184)
永不消逝的友情	赵连起(187)
南极行记	赵秀芳(190)

怀 念·····	赵金山(194)
峥嵘岁月重温·····	赵风顺(198)
夕阳下的回忆·····	钟福林(200)
老班长向全班同学的汇报·····	侯继唐(203)
冯中一老师我想念您·····	宫润渭(205)
美丽的记忆·····	姜允兰(210)
落魄的日子·····	高清海(214)
此情可待成追忆·····	高 英(220)
永远的珍藏·····	高启贞(224)
同窗情谊重千钧·····	徐扬华(228)
往事如烟·····	徐 臻(231)
二十朵红玫瑰·····	柴珮珍(242)
彩色岁月回顾·····	商承璧(247)
班主任工作琐忆·····	曹乐道(250)
同学情·····	韩兆福(254)
我与四所大学·····	谢洪芳(258)
奎元和我·····	颜景华(262)
聚焦“149”·····	颜景琴(266)
梦魂萦绕文化楼·····	魏 荃(270)
学诗琐记·····	魏 荃(274)
浅悟人生·····	魏洪泉(277)
没有留下遗憾·····	徐 臻(281)
后 记·····	编 者(284)

寒窗铸就手足谊

丁玉珍

几十年的忙忙碌碌、风风雨雨，匆匆如白驹过隙。转眼之间，我们那班同学差不多都已经“退下来”了。人老了，大概都是这样：一有了闲暇，就少不了怀旧，多少年前的些须小事常常会不邀自来地展现在面前；每每同学相聚，或者翻翻照片，都会勾起串串昔日的印象，令人留恋忘返，情不自己，甚至好几天都沉浸在回忆的欢快中。近几天，老同学催稿的电话又使我陷入这种难以摆脱的怀旧情绪，许多往事像是难于剪接的电影底片一样在眼前萦绕，却又难以理清头绪……

刚进山师大，一个个子不高、白白胖胖、扎着两根短辫的姑娘和我同居一室。她性情开朗，心直口快，热情似火，乐于助人。由于脾气相投，很快就熟悉起来。她叫任玉兰，是烈士的遗孤。一生下来就没见过父亲一面，没有享受过父亲的爱。她说，从小是年迈的爷爷拉着她的小手走来走去，从锅底下的灰烬中扒出一块热红薯哄她入睡。家乡解放了，烈士陵园里为她父亲竖起了碑，修好了墓，但是由于找不到烈士的遗骨，所以那里一直是个空墓。她的身世和经历，令人心酸，也令人肃然起敬。我决心以自己的行动使她感到我是她的真正的姊妹。我们常常一起学习，一起逛公园，她跟我一起回家，我也跟她一起走亲戚。毕业分配，各奔东西，依依惜别。几十年来，一直遥通音信，相互勉励……

记得是个夏天的周末,我回家返校的路上淋了大雨,发起高烧倒在床上。任玉兰下了晚自习以后发现我病了,赶紧到男生宿舍找同学们商量办法。刘荣源、任以珍、李嗣水、周英田、刘联贤、颜景华等十几个人,把我送进医院。检查、打针、服药……折腾了好几个小时,又把我送回来,安顿好,这时候大概都快要天明了。同学们各自回去休息,我躺在床上却久久不能入睡……

同学们相处时间长了,也难免产生意见分歧,或者闹点误会。有一段时间,我和李嗣水之间就有些隔阂。大冬天,好像是放寒假前夕,我到他们宿舍去时偶然发现李嗣水的床单下面只是铺着一些草,当时感到很愕然。我说:

“老李,光铺草怎么行?”

李嗣水却若无其事地笑着说:“这是我从山上割来的,甬花钱。挺好,挺厚,一点都不冷。”

多么能吃苦而又多么乐观的李嗣水啊!我真格被他的精神感动了。我回到宿舍从床上抽出一条毛毡给他送去,他却说什么也不收。到后来,他看我真有些着急了,才勉强留下。可是,那天下了晚自习回去的时候,我发现那条毛毡又回到我的床上,上面还放着一张字条:

“老丁,谢谢你!你感冒刚刚好,别再冻着。我习惯了,真的不冷。以前偏信别人的话,对你有些误会。请原谅!”

我看了这张字条,深受感动,也感到欣慰。多么好的同学啊!兄弟姐妹之间的情谊莫过于此吧!

1964年夏天,我们到港沟参加麦收。说实在的,麦收的活儿真累人。每天早上都爬不起来了,恨不得多睡一会儿。可是,大伙发现每天一早房东的院子扫得干干净净,水缸里满满的,同学们的脸盆、牙缸也都是满满的。这是谁做的好事?问谁,谁也说不清

楚。女同学们更是纳闷。有天早上,我们醒得早,故意从门缝里看个究竟,才知道埋头为大家服务的原来是刘荣源、任以珍他们……

多少年了,桩桩件件小事积存在脑海里难以忘却。多少年了,同窗的手足般的情谊温暖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有共同的人生经历,共同的思想感情,共同的价值标准,共同的美好回忆。我们共同生活中凝结成的同窗情谊,是人生的一笔宝贵的财富,使我们每个人都终生享用不尽。而且,时间越久,那味道越强烈,色彩越深重,给我们每个人带来的相互之间的理解、支持、力量和欢乐,也就越来越无法抹去。因为,这种金不换的同窗情谊,早已生根、发芽,它只会越长越大,根越扎越深……若把这种感受用四句诗来概括,那就是:

人生何处得知己,
寒窗铸就手足谊。
储存心中数十载,
享用到老复生息。

命 运

于培丽

“命里八尺,难求一丈”这是人人皆知的。但过去听了并不以为然,觉得没有道理,可信也可不信。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已走过的大半生的路,真叫我不得不相信。

我不是法轮功的信徒,而且对法轮功非常反感,但是我相信“命运”,相信命运能决定人的一生。我觉得人的一生无时无刻不在同命运斗争,但最终还是违背不了自己的“命运”。

以我自己的亲身体验而言,1965年大学毕业踏上工作岗位以后,本来就没有过高要求的我,只有一个信念:“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想当官,也不想发财,只要忠心耿耿,跟着共产党走,过着平平淡淡的百姓生活就满足了。但是不知为什么,后来我却不知不觉地走上了经商的道路,而且从小到大,越走越不可收拾,以至于无法回头,所以不得不提前办了退休手续。这就是谁都知道的,“放弃教授不干,自己下来做买卖”的我。这虽然是党内个别人的不正之风造成的后果,使我现在的地位没有同学的高,待遇没有同学的优厚……但我并不后悔,因为我知道这是命运的安排,也就是说命该如此吧!

自从“教授”、“高级讲师”的钉子碰得我晕头转向以后,是“经商”又唤醒了我那僵死的头脑,也就是说那时我才认清了一个道理:生活中的酸甜苦辣,都是命运决定的,一切事情听天由命,就会

海阔天空！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祝同学们家庭幸福，精神愉快！

难忘最是大学时代

王克玉

记得,在六年前,我们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 61 级的同级同学,要出印同级通讯录,并嘱每人写上几句话。当时我略加思索,随是这样写的:“经过思考和比较,我觉得人生最美好的时期还是在大学里度过的。”谁知,到现在琢磨起来,仍觉得这是我最真实的感受和体验。

那是六十年代初期至“文革”前的一段非常值得庆幸的时间,正值我国国民经济困难和逐步恢复,各项事业欣欣向荣。那时我们国家的社会风气、党风、民风非常好。我们所在的学校也属于黄金时期,领导认真管,教师认真教,学生认真学,蓬勃向上,充满生机。特别是在我们刚从农村走来的青年人心目中,对一切都感到非常新鲜、美好、舒适。在物质生活上,开始一二年虽然比较差,但都能理解,可说是心满意足。常常口袋里没有一分钱,也不觉得忧愁。有时星期天花上五分钱,来回步行一个多钟头,看一场电影,觉得这是一次高消费。偶而身体得了水肿病,经医生许可,方能吃上掺着几颗豆粒的地瓜面窝头的病号饭,却觉得香甜、管用,是一次难得的享受。在文体活动方面,安排得比较少,可称得上是学校生活中泛出的浪花。在大礼堂里举办的周末舞会,惹人扎眼,实际上是少数人的活动,多数人即使到里边站一站,看上一两眼,也是憋了好几天的勇气所驱动的结果。倒是每逢节假日系里举行的

文娱晚会上,使多数师生员工心情振奋。文娱细胞多的走到舞台上,一展歌喉;其细胞少的坐在那里听得有些人神,以致在不知不觉间也能哼上几句。就是几首革命的抒情歌曲,把我们的思想拉向好远好远的地方、拉向好远好远的年代。当然,从实际安排上看,对于每一位同学来说,把最多的时间和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读书学习上。大体上的情况是:每天上午听课,雷打不动;每天下午的自习也包括晚自习,室内常常是鸦雀无声;差不多每月听讲座,每次几乎都是座无虚席。到星期天,有不少的同学是一头钻进阅览室,呆上两整晌加一晚上,贪婪地阅读自己比较喜欢的课外书籍,中间还经常忘了吃饭。说到同学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亲密无间,心心相印”来形容。有时彼此间也发生点小磨擦,如有不愉快,谁也没有挂在脸上,更没有挂在心上。对于未来呢?当时是处于画社会蓝图的时代,我们多数人心底上的蓝图画得淡淡的,少数人画得有点浓浓的,其实,“淡装浓抹总相宜”,都比较符合时宜、符合实际。因此,对毕业分配这件事,大多数都不怎么想,看得并不重,更没有活动的打算和行为,好像谁也不愿触动这根敏感的神经。有一次,一位已毕业的高年级的同学主动找我说:“留在济南吧,我给你问一问……”他还没说完,我就觉得有点急,脱口而出:“可不行,这怎么能行呢。”当时对于每位同学来说,连问一问这样的行为,也觉得是件不光彩的事情。

然而,有的问,山师是培养教师、教授、学者的,你怎么却是步入“仕途”,直到走上了领导岗位呢?其实回答很简单:完全是山师的功劳。首先,这是山师的安排。当时中央有文件规定,每年从高等院校选拔一定比例的表现比较好的毕业生,到基层锻炼二三年,然后再挑选到县委、政府任职。就这样,我被安排到农村先搞“社教”,后被分配到县辖区政府担任实职。实际结果是,赶上“文

革”，在基层干了五年，接着到地委机关工作八年，后来在省委组织部工作了二十一年，现在省人大工作。那么，又怎么一步步地从基层到上层、当上领导干部的呢？实际上也要归功于山师，是山师教育培养的结果，是在山师学到的诸多知识、技能所起的直接作用或转化作用的结果。譬如，文字问题。这是思想上的衣服，表达思想的工具。虽然我在这方面，并不是多擅长，而且也没有朝这方面努力和发展。但是，如果说开始在工作中有什么特长的话，我想这只能算是一技。后来步入领导机关、领导岗位以后，正是由于有了这一技功底，对表达意见、阐述问题、检查指导和总结工作，特别是在承担领导安排的任务方面，没有怎么犯难，效果尚可，自我感觉满意。之所以有这个结果，不是学在山师、功在山师吗？再如，人生观的问题。这是根基。我清楚记得，山师的思想政治工作是非常有力、有效的，院党委领导和院领导所作的思想政治报告，是很能解决问题的。什么又红又专问题、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问题、学习雷锋和学习焦裕禄的问题等等，都深深地净化了我们的灵魂，提高了我们的思想觉悟。特别是当时的中文系，领导阵容强，有权威，而且名师荟萃。系党总支前后任书记曲显祖、宫玉臻坚定、严厉、和蔼的形象，著名教授田仲济、许炳立、严薇青、庄维石、冯中一、李毓芙、薛绥之、孙良明、张蕾等，踏踏实实做学问、认认真真讲课、严严谨谨做人的风范，都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整个一生。在我以后的生活和工作中，之所以总是朝着真诚、实在、严谨、公道等方面努力；之所以对多数事情能处理得妥当一些，在多数时间能表现得更好一些，其原因应完全归功于此。再是，团结人的问题。也是在山师受到诸多教益的发展深化所致，使我能逐渐地学会全面看人，多看其优点和长处，没有小视或扩大缺点；能逐渐地学会正确待人，坚信每人都是“天生我材必有用”；能逐渐地学会宽容人，尽量不让别人

的缺点或不当来折磨自己,当然也包括不折磨他人。还有,对工作问题,我觉得可以说是一贯地态度认真、积极,求胜心比较强。我常常暗暗激励自己:在工作上,凡是别的同志会干的事情自己也会干;凡是别的同志不会干的事情,自己也应当会干。这是因为在内心始终装有这样一个底盘:在自己身上单方面的优势还远远不够,但从整体上一定要称得上是大学毕业生。因此,多少年来我都这样认为:我不相信,我有多么好的天资条件和机遇;我也不相信,我所说所做的无可挑剔,背后没有说三道四之言;但我完全相信,是山师的领导、教师、职工,包括同级和同班同学,真诚无私地指导教育帮助了我,使我没有虚度最宝贵的一段年华,让我得到健康成长,并以此为基础得到比较好的发展。

有一位获诺贝尔奖金的美籍华人这样说过:人生旅程好像是在走一个圆圈。大文学家苏东坡的词说:“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在我步入“花甲”之年后,也曾有“再少”之感,并经常有这样一种感觉:好像又像当年那样才走进山师,又好像当年从山师的大门刚刚迈出……这足足说明,伟大的山师母校啊,你在我心目中的位置是多么重要,我对你是多么的深情眷恋和无限怀念。

悠悠“姐弟”情

王德有

校庆四十五周年未与老同学团聚,金翠华回来告诉我说大家见了她都问:“德有怎么没来”,并说同学们都很想我。接到校庆五十周年集会通知后,我第一个报名参加。在济南,卓勤华同学开玩笑地说我还像当年的“尾巴”紧跟在金翠华后面。一句话道出了我与“老金”的那段特殊友情。三十多年过去了,友情不变,亲情不变,我们之间许多美好有趣的往事记忆犹新。

小时候听大人说“姐姐”也会像母亲那样充满着疼爱和关怀,也会时时刻刻体贴你照顾你,唠唠叨叨地安抚你,叮嘱你,让你永远感到生活中的温暖。我没有亲姐妹,母亲去世又早,从小失去母爱,非常希望有位像慈母一样的姐姐在生活中关心我,呵护我。也许是上帝的安排,刚入学,老金分到我们组,后来又一起在学生会宣传部美工组写字作画,其间她处处像一位老成持重的大姐关心我,帮助我。心想自己要是有这么个大姐该多好啊(以后才知道我比她还大半年,多么可笑的想法)。在一次单独相处的时候,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提出了要她接受我这个“弟弟”的要求,一阵沉默过后,老金欣然答应了。从此我们就以“姐弟”的关系往来相处,互相关照。“姐姐”听起来多么熟悉而又亲切的称呼,但在那个打倒一切‘封、资、修’的年代里,是不能在同学们面前公开喊一声的,我们只能深深地埋在心里,快活地面对每一天。